

後漢書

二九



列傳卷第六十七

酷吏

范曄後漢六十七

唐章懷太子賢注

董宣

樊曄

李章

周紆

黃昌

陽球

王吉

漢承戰國餘烈多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則

陵橫邦邑桀健者則雄張閭里

橫音胡孟反
張音知亮反

且宰守曠遠戶口殷大

前書曰成帝戶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

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極盛矣

故臨民之職專事威

斷族滅姦軌先行後聞

先行刑而後聞奏也

肆情剛烈

成其不撓之威

撓屈也前書甯成爲濟南都尉而郅都爲守始前數都尉步

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都如此及成往直

違衆

用已表其難測之智

前書嚴延年爲河南太守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

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吏人莫能測其用意深淺也

至於重文橫入爲窮

怒之所遷及者亦何可勝言

重猶深也橫猶枉也窮極也言

遷怒於無罪之人

故乃積骸滿穽漂血十里

穽阮也前書尹賞守

長安令得一切以便宜從事賞至修理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名爲虎穴乃部戶曹掾史雜舉長安中

輕薄少年惡子無市藉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者得
數百人盡以次內穴中覆以大石皆相枕藉死又王
溫舒爲河內太守捕郡中
豪猾論報流血十餘里也
致溫舒有虎冠之吏

王溫舒爲中尉窮案姦猾盡糜爛獄中其爪
牙吏虎而冠者也音義云言其殘虐之甚也
延年受

屠伯之名豈虛也哉
前書嚴延年爲河南太守
所誅殺血流數里河南號

曰屠伯言若屠
人之殺六畜也
若其揣挫彊執摧勒公卿碎

裂頭腦而不顧亦爲壯也
前書濟南瞿氏宗
人三百餘家豪猾

二千石莫能制郅都爲濟南守至則誅瞿氏首惡郡
中路不拾遺都後竟坐斬又趙廣漢爲京兆尹侵犯

貴戚大臣將吏卒入丞相魏相府召其夫人疏庭下
受辭責以殺婢事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

傷化不道坐髡斬破碎
頭腦言不避誅戮也
自中興以後科網稍密

吏人之嚴害者方於前世省矣而閹人親

姬侵虐天下

爾雅曰兩婿相謂曰姬

至使陽球磔王甫

之屍張儉剖曹節之墓若此之類雖厭快

衆憤亦云酷矣儉知名故附黨人篇

劉淑李膺

等傳也

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也初爲司徒侯霸所辟舉高第累遷北海相到官以大姓公孫丹爲五官掾丹新造居宅而卜工以爲當有死者丹乃令其子殺道行人置屍舍

內以塞其咎宣知即收丹父子殺之丹宗族親黨三十餘人操兵詣府稱冤叫號宣以丹前附王莽慮交通海賊乃悉收繫劇

獄

劇縣之獄

使門下書佐水丘岑盡殺之

姓水丘名岑也

青州以其多濫奏宣考岑宣坐徵詣廷尉在獄晨夜諷誦無憂色及當出刑官屬具饌送之宣乃厲色曰董宣生平未曾食人之食況死乎升車而去時同刑九人次應及宣光武馳使騶騎特原宣刑且令還獄

遣使者詰宣多殺無辜宣具以狀對言水
丘岑受臣旨意罪不由之願殺臣活岑使
者以聞有詔左轉宣懷令令青州勿案岑
罪岑官至司隸校尉後江夏有劇賊夏喜
等寇亂郡境以宣爲江夏太守到界移書
曰朝廷以太守能禽姦賊故辱斯任今勒
兵界首檄到幸思自安之宜喜等聞懼即
時降散外戚陰氏爲郡都尉宣輕慢之坐
免後特徵爲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

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

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臧亡匿死吏

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

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彊項令出

謝承

書曰勅令詣太官賜食宜受詔出飯盡覆杯食机上太官以狀聞上問宣宣對曰臣食不敢遺餘如奉職

不敢遺力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搏

擊豪彊莫不震慄京師號爲卧虎歌之曰

枹鼓不鳴董少平

枹擊鼓杖也音浮其字從木也

在縣五年

年七十四卒於官詔遣使者臨視唯見布

被覆屍妻子對哭有大麥數斛敝車一乘

謝承書曰有白馬一匹蘭輿一乘也

帝傷之曰董宣廉絜死乃

知之以宣嘗爲二千石賜艾綬葬以大夫

禮拜子並爲郎中後官至齊相

諸本此下有說蔡茂事二

十五字亦有無者案茂自有傳也

樊曄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與光武少游

舊建武初徵爲侍御史遷河東都尉引見

雲臺初光武微時嘗以事拘於新野曄爲

市吏餽餌一笥

蒼頡篇曰餽饌也說文曰餌餅也笥竹器也

帝德之

不忘仍賜曄御食及乘輿服物因戲之曰

一笥餌得都尉何如曄頓首辭謝及至郡

誅討大姓馬適匠等

馬適姓也前書有馬適達俗本匠上有王字者誤也

盜賊清吏人畏之數年遷揚州牧教民耕

田種樹理家之術視事十餘年坐法左轉

軹長

軹縣屬河南郡故城在今洛州濟源縣東南也

隗囂滅後隴右不

安乃拜曄爲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韓法

申不害韓非之法也

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

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道不拾遺行旅至

夜聚衣裝道傍曰以付樊公涼州爲之歌

曰游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

勤力之子寧見乳

虎穴

乳產也猛獸產乳護其子則搏噬過常故以喻也諸本穴字或作六誤也

不入

翼府寺

翼天水縣也

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嗟

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視事十四年卒官永平中顯宗追思曄在天水時政能以為後人莫之及詔賜家錢百萬子融有俊才好黃老不肯為吏

李章字弟公河內懷人也五世二千石章

習嚴氏春秋

宣帝時博士嚴彭祖也

經明教授歷州郡

吏光武爲大司馬平定河北召章置東曹

屬數從征伐光武即位拜陽平令

陽平縣屬東郡故城

今魏州莘縣也

時趙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趙

綱遂於縣界起塢壁繕甲兵爲在所害章

到乃設饗會而延謁綱綱帶文劍被羽衣

緝鳥羽以爲衣也前書藥大爲五利將軍服羽衣也

從士百餘人來到章

與對讌飲有頃手劍斬綱伏兵亦悉殺其

從者因馳詣塢壁掩擊破之吏人遂安遷

千乘太守坐誅斬盜賊過濫徵下獄免歲

中拜侍御史出爲琅邪太守時北海安丘

大姓夏長思等反遂囚太守處興

風俗通曰史記趙有

辯士處子故

有處姓也

而據營陵城

營陵縣屬北海郡也

章聞即發

兵千人馳往擊之掾吏止章曰二千石行

不得出界兵不得擅發

前書杜欽奏記王鳳曰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

兵馬之重不宜去郡也

章按劔怒曰逆虜無狀囚劫郡

守此何可忍若坐討賊而死吾不恨也遂

引兵安丘城下募勇敢燒城門與長思戰

斬之獲三百餘級得牛馬五百餘頭而還

興歸郡以狀上帝悉以所得班勞吏士後
坐度人田不實徵以章有功但司寇論月
餘免刑歸復徵會病卒

周紆字文通下邳徐人也爲人刻削少恩
好韓非之術少爲廷尉史永平中補南行
唐長到官曉吏人曰朝廷不以長不肖使
牧黎民而性讎猾吏志除豪賊且勿相試
遂殺縣中尤無狀者數十人吏人大震遷
博平令

博平縣故城在今
博州博平縣東也

收考姦臧無出獄

者以威名遷齊相亦頗嚴酷專任刑法而

善爲辭案條教

辭案猶今案牘也

爲州內所則後坐

殺無辜復左轉博平令建初中爲勃海太

守每赦令到郡輒隱閉不出先遣使屬縣

盡決刑罪乃出詔書坐徵詣廷尉免歸紆

廉絜無資常築塹以自給肅宗聞而憐之

復以爲郎再遷召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

欲損其威

續漢志每郡有五官掾縣爲廷掾也

乃晨取死人斷

手足立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

人共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

門人曰悉誰載蔓入城者

悉猶知也

門者對唯有

廷掾耳又問鈴下

漢官儀曰鈴下侍閣辟車此皆以名自定者也

外頗

有疑令與死人語者不對曰廷掾疑君乃

收廷掾考問具服不殺人取道邊死人後

人莫敢欺者徵拜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

主名吏數問里豪彊以對紆厲聲怒曰本

問貴戚若馬實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

於是部吏望風自爭以激切爲事貴戚跼

踏京師肅清皇后弟黃門郎竇篤從宮中

歸夜至止姦亭亭長霍延遮止篤篤蒼頭

與爭延遂拔劍擬篤而肆詈恣口篤以表

聞詔召司隸校尉河南尹詣尚書譴問遣

劍戟士收紆送廷尉詔獄數日貫出貫赦也音

市夜反帝知紆奉法疾姦不事貴戚然苛慘

失中慘虐也數爲有司所奏八年遂免官後

爲御史中丞和帝即位太傅鄧彪奏紆在

任過酷不宜典司京輦漢官儀曰御史中丞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

糾察百司故
大典司京輦

免歸田里後竇氏貴盛篤兄弟

秉權睚眦宿怨無不僵仆

僵仆也
仆踣也

紆自謂無

全乃柴門自守以待其禍然篤等以紆公

正而怨隙有素遂不敢害永元五年復徵

爲御史中丞諸竇雖誅而夏陽侯瓌猶尚

在朝紆疾之乃上疏曰臣聞臧文仲之事

君也見有禮於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

母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

左氏傳季孫行父稱臧文仲
教行父事君之辭也

案夏陽侯瓌本出輕

薄志在邪僻學無經術而妄講舍外招

儒徒實會姦桀輕忽天威侮慢王室又造

作巡狩封禪之書惑衆不道當伏誅戮而

主者營私不爲國計夫涓流雖寡浸成江

河爍火雖微卒能燎野莊子曰日月出矣而爍火不息爍火小火也

履霜有漸可不懲革易曰履霜堅冰至其所由來者漸矣宜尋

呂產專竊之亂呂產呂太后之兄子封爲梁王太后崩與弟祿作亂也永

惟王莽篡逆之禍上安社稷之計下解萬

夫之惑會環歸國紆遷司隸校尉六年夏

旱車駕自幸洛陽錄囚徒二人被掠生蟲
坐左轉騎都尉七年遷將作大匠九年卒
於官

黃昌字聖真會稽餘姚人也

餘姚今越州縣也

本出

孤微居近學官數見諸生修庠序之禮因
好之遂就經學又曉習文法仕郡爲決曹

續漢志曰決曹王罪法事

刺史行部見昌甚奇之辟從事

後拜宛令政尚嚴猛好發姦伏人有盜其
車蓋者昌初無所言後乃密遣親客至門

下賊曹家掩取得之

續漢志曰賊曹主盜賊事

悉收其家

一時殺戮大姓戰懼皆稱神明朝廷舉能

遷蜀郡太守先太守李根年老多悖政

悖亂

也百姓侵冤及昌到吏人訟者七百餘人

悉爲斷理莫不得所密捕盜帥一人脅使

條諸縣彊暴之人姓名居處乃分遣掩討

無有遺脫宿惡大姦皆奔走它境初昌爲

州書佐其婦歸寧於家遇賊被獲遂流轉

入蜀爲人妻其子犯事乃詣昌自訟昌疑

母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餘
姚戴次公女州書佐黃昌妻也妾嘗歸家
爲賊所略遂至於此昌驚呼前謂曰何以
識黃昌邪對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常自言
當爲二千石

相書曰足心有黑子者二千石

昌乃出足示之

因相持悲泣還爲夫婦視事四年徵再遷
陳相縣人彭氏舊豪縱造起大舍高樓臨
道昌每出行縣彭氏婦人輒升樓而觀昌
不喜遂勅收付獄案殺之又遷爲河內太

守又再遷潁川太守永和五年徵拜將作
大匠漢安元年進補大司農左轉太中大
夫卒於官

陽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也

泉州故城在今
幽州雍奴縣南

也家世大姓冠蓋球能擊劍習弓馬性嚴

厲好申韓之學郡吏有辱其母者球結少

年數十人殺吏滅其家由是知名初舉孝

廉補尚書侍郎閑達故事其章奏處議

處斷

也常爲臺閣所崇信出爲高唐令以嚴苛

過理郡守收舉

收繫舉
効之也

會赦見原辟司徒劉

寵府舉高第九江山賊起連月不解三府

上球有理姦才拜九江太守球到設方略

凶賊殄破收郡中姦吏盡殺之遷平原相

出教曰相前莅高唐志埽姦鄙遂爲貴郡

所見枉舉昔桓公釋管仲射鉤之讎高祖

赦季布逃亡之罪雖以不德敢忘前義況

君臣分定而可懷宿昔哉今一燭往愆期

諸來効若受教之後而不改姦狀者不得

復有所容矣郡中咸畏服焉時天下大旱
司空張顥條奏長吏苛酷貪汚者皆罷免
之球坐嚴苦徵詣廷尉當免官靈帝以球
九江時有功拜議郎遷將作大匠坐事論
頃之拜尚書令奏罷鴻都文學曰伏承有
詔勅中尚方爲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
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臣聞傳曰君
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左傳曹觀諫魯莊公之辭也

案松覽等皆出於微蔑斗筭小人依憑世

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徼進明時或獻賦

一篇或鳥篆盈簡

八體書有鳥篆象形以爲字也

而位升郎

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

手請字妖僞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蛻滓

濁

說文曰蛻蟬蛇所解皮也蛻音式銳反楚詞曰濟江海兮蟬蛻或音它外反

是以有

識掩口天下嗟歎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

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豎子小人詐

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

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

以消天下之謗書奏不省時中常侍王甫
曹節等姦虐弄權扇動外內球嘗拊髀發
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光
和二年遷爲司隸校尉王甫休沐里舍球
詣闕謝恩奏收甫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
封舅舅音吐
盍反中黃門劉毅小黃門龐訓朱禹
齊盛等及子弟爲守令者姦猾縱恣罪合
滅族太尉段熲附佞倖宜並誅戮於是
悉收甫熲等送洛陽獄及甫子永樂少府

萌沛相吉球自臨考甫等五毒備極萌謂
球曰父子既當伏誅少以楚毒假借老父
球曰若罪惡無狀也若汝死不減責乃欲求
假借邪萌乃罵曰爾前奉事吾父子如奴
奴敢反汝主乎今日困吾行自及也球使
以土窒萌口箠扑交至父子悉死杖下頗
亦自殺乃僵磔甫屍於夏城門大署榜曰
賊臣王甫盡没入財產妻子皆徙比景球
既誅甫復欲以次表曹節等乃勅中都官

從事曰且先去大猾當次案豪右權門聞之莫不屏氣諸奢飾之物皆各緘滕不敢

陳設

說文曰緘束篋也孔安國注尚書曰滕緘也

京師畏震時順帝

虞貴人葬百官會喪還曹節見磔甫屍道

次慨然拭淚曰

拭拭也音亡粉反

我曹自可相食何

宜使犬舐其汁乎語諸常侍今且俱入勿過里舍也節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前三府奏當免官以九江微功復見擢用愆過之人好爲妄作不宜使在司隸以

騁毒虐帝乃徙球爲衛尉時球出謁陵節
勅尚書令召拜不得稽留尺一球被召急
因求見帝叩頭曰臣無清高之行橫蒙鷹
犬之任前雖糾誅王甫段熲蓋簡落狐狸
未足宣示天下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鴟
梟各服其辜叩頭流血殿上呵叱曰衛尉
扞詔邪至於再三乃受拜其冬司徒劉郃
與球議收案張讓曹節等知之共誣白
郃等語已見陳球傳遂收球送洛陽獄誅

死妻子徙邊

王吉者陳留浚儀人中常侍甫之養子也甫在官者傳吉少好誦讀書傳喜名聲而性殘忍以父秉權寵年二十餘爲沛相曉達政事能斷察疑獄發起姦伏多出衆議課使郡內各舉姦吏豪人諸常有微過酒肉爲臧者雖數十年猶加貶棄注其名籍專選剽悍吏擊斷非法若有生子不養即斬其父母合土棘埋之凡殺人皆磔屍車

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

目罪名也

夏月腐爛則

以繩連其骨周徧一郡乃止見者駭懼視

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其餘慘毒刺刺不可

勝數郡中惴恐

惴懼也音之端反

莫敢自保及陽球

奏甫乃就收執死於洛陽獄

論曰古者敦龐善惡易分

左傳申叔時曰人生敦龐和同以聽杜預

注云敦龐厚大也

至於畫衣冠異服色而莫之犯

武白

通曰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髡者以墨蒙其髡處而畫之犯宮者

雜罪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墨黥面也

叔世偷薄

左傳曰叔向曰三辟之興皆叔代也叔代

猶末代也偷苟且也
本或作渝渝變也

上下相蒙

左傳介之推曰下義其罪上賞其姦

上下相蒙難與處矣蒙欺也

德義不足以相洽化導不能

以懲違遂乃嚴刑痛殺隨而繩之致刻深之吏以暴理姦倚疾邪之公直濟忍苛之

虐情漢世所謂酷能者蓋有聞也皆以敢

捍精敏巧附文理風行霜烈威譽誼赫與

夫斷斷守道之吏何工否之殊乎

尚書曰如有一介臣

斷斷倚孔安國注去斷斷倚然專一之臣也

故嚴君蚩黃霸之術

前書

嚴延年為河南太守嚴刑峻罰時黃霸為潁川太守以寬恕為化郡中亦平屢蒙豐年鳳皇屢集上下詔

稱揚其行加金爵之賞延年素輕霸為人及比郡為守褒賞反在已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府丞

狐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皇食邪密人笑卓茂之政茂

曰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猛既窮矣而猶或未勝然

朱邑不以笞辱加物前書曰朱邑以愛利為行未嘗笞辱人袁安

未嘗鞠人臧罪安傳曰安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曾以臧罪鞠人也而猾

惡自禁人不欺犯何者以為威辟既用而

苟免之行興辟法也音頻亦反仁信道孚故感被之

情著左傳曰小信未孚杜預注六孚大信也此言仁信之道大信於人苟免者威

隙則姦起感被者人亡而思存若子產卒仲尼聞之曰古

之遺愛也由一邦以言天下則刑訟繁措可得

而求乎

贊曰大道既往刑禮為薄

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又曰禮者忠

信之薄而亂之始

斯人散矣機詐萌作

論語曾子曰上失其道人散久

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也

去殺由仁濟寬非虐

論語曰善人為

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此言用仁德化人人知禮節可以無殺戮也左傳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言政

寬則人慢故須以猛濟之非故為暴虐也

末暴雖勝崇本或略

春秋繁露

曰君者國之本也夫為國本其化莫大於崇本崇本則君化若神不崇本則無以兼人此言酷暴為政化

之末雖得勝殘而崇本之道尚為略也

後漢書列傳卷第六十七

列傳卷第六十八

官者

范曄 後漢書七十八

唐章懷太子賢注

鄭衆

蔡倫

孫程

曹騰

單超

侯覽

曹節

呂強

張讓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

易繫辭之文也

官者四星在

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闇者守

中門之禁

周禮曰闔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鄭玄注云中門於外內為中也闔即刑足者

寺人掌女宮之戒

周禮曰寺人掌王宮之內人及女宮之戒命也

又云

王之正內者五人

周禮曰寺人掌王之正內五人注云正內路寢也

月

令仲冬命闔尹審門閭謹房室

鄭玄注月令云奄尹主領

奄賢之官者也於周禮則為內宰掌理王之內政宮令誠出入開閉之屬也

詩之小雅

亦有巷伯刺讒之篇

毛詩序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而作是詩也

毛萇注云巷伯內之小臣也

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

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

易以役養乎

關涉也中人也

然而後世因之才任

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勃貂

即寺人披也一名勃鞞字伯楚左傳曰呂卻畏偁將焚公宮殺晉文公寺人披見公以難告遂殺呂卻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得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史記曰商君入朝也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秦因考公寵臣

景監以求見又曰藺相如為趙官者令繆賢舍人趙求人使報秦者未得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也著庸謂薦鞅及其敝也則賢刀亂齊伊戾禍及相如也

宋

左傳曰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杜預注曰寺

人即閹官刀即貂也音彫又曰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寺人伊戾請從之至則坎用牲加書飭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為亂公使視漢之則信有焉太子死公徐聞其無罪乃亨伊戾也

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爲大謁者出入卧内受宣

詔命

前書曰齊人田生求事吕后所幸大謁者張釋卿音義曰奄人也仲長統昌言曰官豎傳

近房卧之内交錯婦人之間

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

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

前書曰孝文時官者則趙

談北宮伯子孝武時官者李延年也

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

故請奏機事多以官人主之至元帝之世

史游爲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

前書曰急

就一篇元帝黃門令史游作董巴輿服志
曰禁門曰黃闥中人主之故曰黃門也

其後弘

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

帝德焉

前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建白以爲宜罷中常侍官應古不近刑人

由是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廢錮不得復進用也

中興之初官官

悉用闥人不復雜調它士至永平中始置

貲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

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

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闥官而已故鄭衆得

專謀禁中終除大慙

慙惡也音大對反謂誅竇憲也

遂享分

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

宮卿謂爲大長秋也

於是中官

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

而其貲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

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

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

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

爾雅曰宮

中小門謂之闈也

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

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廷永巷之職閨牖

房闈之任也

永巷及掖廷並署名也爾雅曰小閨謂之闈

其後孫程

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栢之策續以五侯

合謀梁翼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

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勲無謝於

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

忠公而竟見排斥謂皇甫嵩蔡邕等並被排也舉動回山

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父族也

母族妻族也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夷滅也參夷夷三族也五

宗五服內親故也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劔

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楚辭曰高余冠之岌岌又曰撫長劔兮玉珥揚

雄法言曰或問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李軌注曰朱朱紱也金金印也

苴茅分虎

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

封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苴以白茅而分銅虎符

也府署第館棊列於都鄙

棊列如棊之布列史記曰往往棊置

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

縠之積盈仞珍藏

詩頌曰大路南金鄭玄注云荆陽之州貢金三品和謂卞

和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

左傳

曰夫差宿有妃嬙嬪御焉杜預注曰妃嬙貴者嬙音牆前書曰初姜盍爲吳相時從史盜私盍侍兒昌言

曰爲音樂則歌見舞女千曹而迭起左傳晏

狗馬

飾雕文土木被緹繡

前書東方朔曰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繡蜀緹厚繒也

皆剥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

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

子以自銜達

前書曰史遷熏胥以刑韋昭曰古者腐刑必熏合之

同敝相

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單書

單盡也

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閒

搖亂區夏

寇盜劇賊緣閒隙而起也

雖忠良懷憤時或奮

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因復大考鉤黨

轉相誣染

鉤黨謂李膺杜密等

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

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嚙怨協

羣英之執力

九服已見上羣英謂劉猛朱寓之屬見竇武傳

而以疑留

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

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

尚書曰龔行天

罰左傳曰芟夷蘊崇之史記曰以暴易亂今不知其非也

自曹騰說梁冀

立昏弱

謂立帝也

桓魏武因之遂遷龜鼎

龜鼎國之守器

以諭帝位也尚書曰寧王遺我大寶龜左傳曰鼎遷于商也

所謂君以此始必

以此終信乎其然矣

此謂官官也言漢家初寵用官官其後終為官官所

滅左傳楚屈蕩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也

鄭衆字季產南陽犍人也為人謹啟有

幾永平中初給事太子家肅宗即位拜小
黃門遷中常侍和帝初加位鉤盾令時竇
太后秉政后兄大將軍憲等並竊威權朝
臣上下莫不附之而衆獨一心王室不事
豪黨帝親信焉及憲兄弟圖作不軌衆遂
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策勲班賞每辭
多受少由是常與議事與音預中官用權自
衆始焉十四年帝念衆功美封爲鄴鄉侯
食邑千五百戶

鄴音士交反說文曰南郡棘陽縣有鄴鄉

永初元年

和熹皇后益封三百户元初元年卒養子
閔嗣閔卒子安嗣後國絕桓帝延熹二年
紹封衆曾孫石讎爲關内侯

蔡倫字敬仲桂陽人也以永平末始給事
宮掖建初中爲小黃門及和帝即位轉中
常侍豫參帷幄倫有才學盡心敦慎數犯
嚴顏匡弼得失每至休沐輒閉門絕賓暴
體田野後加位尚方令永元九年監作祕
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爲後世法自

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爲
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
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元興元年
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

下咸稱蔡侯紙

湘州記曰耒陽縣北有漢黃門蔡倫宅宅西有一石曰云是倫春紙

也元初元年鄧太后以倫久宿衛封爲龍

亭侯

龍亭縣故城在今洋州興執縣東明月池在其側

邑三百戶後爲

長樂太僕四年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
乃選通儒謁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詣東觀

各讎校漢家法令倫監典其事倫初受竇
后諷旨誣陷安帝祖母宋貴人及太后崩
安帝始親萬機勅使自致廷尉倫恥受辱
乃沐浴整衣冠飲藥而死國除

孫程字稚卿涿郡新城人也

東觀記曰北新城人衛康叔之

曹孫林父之後東觀自此已下十九人與程同功者皆敘其所承本系蓋當時史官懼程等威權故曲爲

文飾

安帝時爲中黃門給事長樂宮時鄧太

后臨朝帝不親政事小黃門李閏與帝乳
母王聖常共譖太后兄執金吾悝等言欲

廢帝立平原王德帝每忿懼及太后崩遂
誅鄧氏而廢平原王封閏雍鄉侯又小黃
門江京以讒諂進初迎帝於邸以功封都
鄉侯食邑各三百戶閏京並遷中常侍江
京兼大長秋與中常侍樊豐黃門令劉安
鉤盾令陳達及王聖聖女伯榮扇動内外
競爲侈虐又帝舅大將軍耿寶皇后兄大
鴻臚閭顯更相阿黨遂枉殺太尉楊震廢
皇太子爲濟陰王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爲

天子顯等遂專朝爭權乃諷有司奏誅樊
豐廢耿寶王聖及黨與皆見死徙十月北
鄉侯病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姓興
渠名王以嫡統本無失德先帝用讒遂至廢
黜若北鄉疾不起共斷江京閭顯事乃可
成渠等然之又中黃門南陽王康先爲太
子府史自太子之廢常懷歎憤又長樂太
官丞京兆王國並附同於程至二十七日
北鄉侯薨閭顯白太后徵諸王子簡爲帝

嗣未及至十一月二日程遂與王康等十
八人聚謀於西鍾下皆截單衣爲誓四日
夜程等共會崇德殿上因入章臺門時江
京劉安及李閏陳達等俱坐省門下程與
王康共就斬京安達以李閏權執積爲省
內所服欲引爲主因舉刃脅閏曰今當立
濟陰王無得搖動閏曰諾於是扶閏起俱
於西鍾下迎濟陰王立之是爲順帝召尚
書令僕射以下從輦幸南宮雲臺程等留

守省門遮扞內外閭顯時在禁中憂迫不知所爲小黃門樊登勸顯發兵以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虎賁中郎將閭崇屯朔平門以禦程等誘詩入省太后使授之印曰能得濟陰王者封萬戶侯得李閏者五千戶侯顯以詩所將衆少使與登迎吏士于左掖門外詩因格殺登歸營屯守顯弟衛尉景遽從省中還外府收兵至盛德門程傳召諸尚書使收景尚書郭鎮時卧病

聞之即率直宿羽林出南止車門逢景從
吏士拔白刃呼曰無干兵鎮即下車持節
詔之景曰何等詔因斫鎮不中鎮引劒擊
景墮車左右以戟义其匈遂禽之送廷尉
獄即夜死旦日令侍御史收顯等送獄於
是遂定下詔曰夫表功錄善古今之通義
也故中常侍長樂太僕江京黃門令劉安
鉤盾令陳達與故車騎將軍閭顯兄弟謀
議惡逆傾亂天下中黃門孫程王康長樂

太官丞王國中黃門黃龍彭愷孟叔李建

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楊佗佗音駝

陳子趙封李剛魏猛苗光等東觀記曰程賦棗脯又與光曰

以爲信今暮其當著矣漏盡光爲尚席直事通燈解劍置外持燈入章臺門程等適入光走出門欲取劍

王康呼還光不應光得劍欲還入門已閉光便守宜秋門會李閏來出光因與俱迎濟陰王幸南宮雲臺

詔書錄功臣令康疏名康詐疏光入章臺門光謂康曰緩急有問者當相證也詔書封光東阿侯食邑四

千戶未受符策光心不自安詣黃門令自告有司奏康光欺詐主上詔書勿問遂封東阿侯邑千戶也

懷忠憤發勦力協謀遂埽滅元惡以定王

室詩不云乎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詩大雅也程

為謀首康國協同其封程為浮陽侯食邑

萬戶康為華容侯國為酈侯各九千戶黃

龍為湘南侯五千戶彭愷為西平昌侯西平

昌諸縣屬平原郡孟叔為中廬侯中廬縣屬南郡李建為復陽

侯各四千二百戶王成為廣宗侯張賢為

祝阿侯史汎為臨沮侯臨沮縣屬南郡馬國為廣平

侯王道為范縣侯李元為褒信侯楊佗為

山都侯褒信山都並屬南陽郡也陳子為下雋侯下雋縣長沙郡音似

兗趙封為析縣侯李剛為枝江侯各四千

戶魏猛爲夷陵侯二千戶苗光爲東阿侯
千戶是爲十九侯加賜車馬金銀錢帛各
有差李閏以先不豫謀故不封遂擢拜程
騎都尉永建元年程與張賢孟叔馬國等
爲司隸校尉虞詡訟罪懷表上殿呵叱左
右帝怒遂免程官因悉遣十九侯就國後
徙封程爲宜城侯程旣到國怨恨恚懟懟
也音直封還印綬符策亡歸京師續漢書曰程到宜城
季反怨恨恚懟刻瓦爲印封還印綬往來山中詔書追求復故爵

土賜車馬衣物遣還國三年帝念程等功
勲悉徵還京師程與王道李元皆拜騎都
尉餘悉奉朝請陽嘉元年程病甚即拜奉

車都尉位特進及卒使五官郎將追贈車

騎將軍印綬賜謚剛侯侍御史持節監護

喪事乘輿幸北部尉傳北部尉之傳舍也傳音陟戀反瞻望

車騎程臨終遺言上書以國傳弟美帝許

之而分程半封程養子壽爲浮陽侯後詔

書錄微功封興渠爲高望亭侯四年詔官

官養子悉聽得爲後襲封爵定著乎令王
康王國彭愷王成趙封魏猛六人皆早卒
黃龍楊佗孟叔李建張賢史汎王道李元
李剛九人與阿母山陽君宋娥更相貨賂
求高官增邑又誣罔中常侍曹騰孟賁等
永和二年發覺並遣就國減租四分之一
宋娥奪爵歸田舍唯馬國陳子苗光保全
封邑初帝見廢監太子家小黃門籍建傳
高梵長秋長趙熹丞良賀藥長夏珍皆以

無過獲罪建等坐徙朔方及帝即位並擢
爲中常侍梵坐臧罪減死一等建後封東
鄉侯三百戶賀清儉退厚

謙退而
厚重也

位至大長

秋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

引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旣

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知士類昔衛鞅因

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

史記趙良謂商君曰
君之見秦王也因嬖

人景監非所以爲名也商
君竟爲秦惠所車裂也

今得臣舉者匪榮伊

辱固辭之及卒帝思賀忠封其養子爲都

鄉侯三百戶

曹騰字季興沛國譙人也安帝時除黃門
從官順帝在東宮鄧太后以騰年少謹厚
使侍皇太子書特見親愛及帝即位騰爲
小黃門遷中常侍相帝得立騰與長樂太
僕州輔等七人以定策功皆封亭侯騰爲
費亭侯遷大長秋加位特進騰用事省闥
三十餘年奉事四帝未嘗有過其所進達
皆海內名人陳留虞放邊韶南陽延固張

溫弘農張奐潁川堂谿典等時蜀郡太守
因計吏賂遺於騰益州刺史种暉於斜谷
關搜得其書上奏太守并以劾騰請下廷
尉案罪帝曰書自外來非騰之過遂寢暉
奏騰不爲纖介常稱暉爲能吏時人嗟美
之騰卒養子嵩嗣种暉後爲司徒告賓客
曰今身爲公乃曹常侍力焉嵩靈帝時貨
賂中官及輸西園錢一億萬故位至太尉

嵩具表
紹傳

及子操起兵不肯相隨乃與少子疾

後漢列傳六十八
避亂琅邪爲徐州刺史陶謙所殺

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良城人具瑗魏郡

元城人左悺河南平陰人

悺音工反又音綰

唐衡潁

川郾人也桓帝初超璜瑗爲中常侍悺衡

爲小黃門史初梁冀兩妹爲順桓二帝皇

后冀代父商爲大將軍再世權戚威振天

下冀自誅太尉李固杜喬等驕橫益甚皇

后乘勢忌恣多所鳩毒上下鉗口

周書曰賢智鉗口謂

不言也鉗與鉗古字通音其炎反

莫有言者帝逼畏久恒懷

不平恐言泄不敢謀之延熹二年皇后崩

帝因如廁獨呼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

者皆誰乎

外舍謂皇后家也

衡對曰單超左悺前詣

河南尹不疑禮敬小簡不疑收其兄弟送

洛陽獄二人詣門謝乃得解徐璜具瑋常

私忿疾外舍放橫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

悺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固國朝迫脅

外內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

侍意何如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

臣等弱劣未知聖意何如耳帝曰審然者
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陛下復
中狐疑

中音丁仲反

帝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何

疑乎於是更召璜瑋等五人遂定其議帝

齧超髀出血爲盟於是詔收異及宗親黨

與悉誅之惲衡遷中常侍封超新豐侯二

萬戶璜武原侯瑋東武陽侯各萬五千戶

賜錢各千五百萬惲上蔡侯衡汝陽侯各

萬三千戶賜錢各千三百萬五人同日封

故世謂之五侯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
八人爲鄉侯自是權歸宦官朝廷日亂矣
超病帝遣使者就拜車騎將軍明年薨賜
東園祕器棺中玉具贈侯將軍印綬使者
理喪及葬發五營騎士將軍侍御史護喪
將作大匠起冢塋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爲
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獨坐言驕徐卧虎唐
兩墮兩墮謂隨意所爲不定也今人謂持兩端而任意爲兩墮諸本兩或作雨也皆競
起弟宅樓觀壯麗窮極伎巧金銀蜀眊施

於犬馬

眊以毛羽爲飾音如志反

多取良人美女以爲姬

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宮人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又養其䟽屬或乞嗣異姓或買蒼頭爲子並以傳國襲封兄弟姻戚皆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賊無異超弟安爲河東太守弟子匡爲濟陰太守璜弟盛爲河內太守悵弟敏爲陳留太守瑋兄恭爲沛相皆爲所在蠹害璜兄子宣爲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

髡女不能得及到縣遂將吏卒至髡家載
其女歸戲射殺之埋著寺內時下邳縣屬
東海汝南黃浮爲東海相有告言宣者浮
乃收宣家屬無少長悉考之掾史以下固
諫爭浮曰徐宣國賊今日殺之明日坐死
足以瞑目矣即案宣罪棄市暴其尸以示
百姓郡中震慄璜於是訴怨於帝帝大怒
浮坐髡鉗輸作右校五侯宗族賓客虐徧
天下民不堪命起爲寇賊七年衡卒亦贈

車騎將軍如超故事璜卒賻贈錢布賜冢塋地明年司隸校尉韓演因奏愴罪惡及其兄太僕南鄉侯稱請託州郡聚斂爲姦賓客放縱侵犯吏民愴稱皆自殺演又奏瑗兄沛相恭臧罪愆詎廷尉瑋詎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綬詔貶爲都鄉侯卒於家超及璜衡襲封者並降爲鄉侯租入歲皆三百萬子弟分封者悉奪爵土劉普等貶爲關內侯

侯覽者山陽防東人桓帝初爲中常侍以佞猾進倚勢貪放受納貨遺以巨萬計延熹中連歲征伐府帑空虛乃假百官奉祿王侯租稅覽亦上縑五千匹賜爵關內侯又託以與議誅梁冀功進封高鄉侯小黃門段珪家在濟陰與覽並立田業近濟北界僕從賓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濟北相滕延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尸路衢覽珪大怨以事訴帝延坐多殺無辜徵詣廷尉

免延字伯行北海人後爲京兆尹有理名
世稱爲長者覽等得此愈放縱覽兄參爲
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皆誅
滅之沒入財物前後累億計太尉楊秉奏
參檻車徭於道自殺京兆尹袁逢於旅舍
閱參車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珍玩不可
勝數覽坐免旋復復官復上音房又反建寧二年
喪母還家大起塋冢督郵張儉因舉奏覽
貪侈奢縱前後請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

田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十有六區皆有

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以綺畫丹漆之屬

制度重深僭類宮省又豫作壽冢

生而自爲冢爲壽冢

石棹雙闕高廡百尺

廡廊下周屋也

破人居室發掘

墳墓虜奪良人妻略婦子及諸罪覺請誅

之而覽伺候遮截章竟不上儉遂破覽冢

宅藉沒資財具言罪狀又奏覽母生時交

通賓客于亂郡國復不得御

御進也

覽遂誣

儉爲鉤黨及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

等皆夷滅之遂代曹節領長樂太僕熹平
元年有司舉奏覽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
殺阿黨者皆免

曹節字漢豐南陽新野人也其本魏郡人
世吏二千石順帝初以西園騎遷小黃門
桓帝時遷中常侍奉車都尉建寧元年持
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陪
乘入宮及即位以定策封長安鄉侯六百
戶時竇太后臨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傅

陳蕃謀誅中官節與長樂五官史朱瑀從

官史共普張亮

恭共音

中黃門王尊長樂謁

者騰是等十七人共矯詔以長樂食監王
甫爲黃門令將兵誅武蕃等事已具蕃武
傳節遷長樂衛尉封育陽侯增邑三千戶
甫遷中常侍黃門令如故瑀封都鄉侯千
三百戶普亮等五人各三百戶餘十一人
皆爲關內侯歲食租二千斛先是瑀等陰
於明堂中禱皇天曰竇氏無道請皇天輔

皇帝誅之令事必成天下得寧既誅武等

詔令太官給塞具

塞報祠也音蘇代反字當爲賽通也

賜瑤錢

五千萬餘各有差後更封華容侯二年節

病困詔拜爲車騎將軍有頃疾瘳上印綬

罷復爲中常侍位特進秩中二千石尋轉

大長秋熹平元年竇太后崩有何人書朱

雀闕

何人不知何人也

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

太后常侍侯覽多殺黨人公卿皆尸祿無

有忠言者於是詔司隸校尉劉猛逐捕十

日一會猛以誹書言直不肯急捕月餘主

名不立

不得書關主名

猛坐左轉諫議大夫以御史

中丞段熲代猛乃四出逐捕及太學游生
繫者千餘人節等怨猛不已使熲以它事
奏猛抵罪輸左校朝臣多以爲言乃免刑
復公車徵之節遂與王甫等誣奏桓帝弟
勃海王悝謀反誅之以功封者十二人甫
封冠軍侯節亦增邑四千六百戶并前七
千六百戶父兄子弟皆爲公卿列校牧守

令長布滿天下節弟破石爲越騎校尉越

騎營五百妻有美色

韋昭辯釋名曰五百字本爲伍伍當也伯道也使之

導引當道陌中以驅除也案今俗呼行杖人爲五百也

破石從求之五百

不敢違妻執意不肯行遂自殺其淫暴無

道多此類也光和二年司隸校尉陽球奏

誅王甫及子長樂少府萌沛相吉皆死獄

中時連有災異郎中梁人審忠以爲朱瑀

等罪惡所感乃上書曰臣聞理國得賢則

安失賢則危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理

臣五

謂禹稷契各
陶伯益也

湯舉伊尹不仁者遠

論語

文也陛下

即位之初未能萬機皇太后念在撫育權

時攝政

淵聖思
衛名思
實后

故中常侍蘇康管霸應時誅

殄

實后傳誅
康及霸

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考其黨

與志清朝政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

其身遂興造逆謀作亂王室撞踊省闈

撞音

直江

執奪璽綬迫脅陛下聚會羣臣離間

骨肉母子之恩遂誅蕃武及尹勲等因共

割裂城社自相封賞父子兄弟被蒙尊榮

釣

水入宮苑
爲御水

車馬服玩擬於天家羣公卿士

杜口吞聲莫敢有言州牧郡守承順風旨

辟召選舉釋賢取愚故蟲蝗爲之生夷寇

爲之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故頻歲日食

於上地震於下所以譴戒人主欲令覺悟

誅鉏無狀昔高宗以雉雉之變故獲中興

之功

高宗祭有雉外鼎耳而雝高宗修德殷以中興見尚書也

近者神祇啓

悟陛下發赫斯之怒故王甫父子應時馘

截

詩魯頌曰在泮獻馘音古獲反鄭玄注云謂所殺者之左耳

路人士女莫

不稱善若除父母之讎誠怪陛下復忍孽

臣之類不悉殄滅

謂復任用曹節等也

昔秦信趙高以

危其國吳使刑人身遭其禍

左傳曰吳伐越獲俘焉以爲閹

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閹人以刀殺之

虞公抱寶牽馬魯昭見

逐乾侯以不用宮之奇子家駒以至滅辱

公羊傳曰晉大夫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不聽後晉滅虞虞公抱

實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又曰昭公將殺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于公室久矣吾欲殺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後逐季氏昭公奔于乾侯遂死焉今以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茲謀一

成悔亦何及臣爲郎十五年皆耳目聞見瑀之所爲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漏刻之聽裁省臣表埽滅醜類以荅天怒與瑀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妻子并徙以絕妄言之路章寢不報節遂領尚書令四年卒贈車騎將軍後瑀亦病卒皆養

子傳國審忠字公誠官官誅後辟公府

呂強字漢盛河南成臯人也少以官者爲
小黃門再遷中常侍爲人清忠奉公靈帝
時例封宦者以強爲都鄉侯強辭讓懇惻
固不敢當帝乃聽之因上疏陳事曰臣聞
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
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
侍曹節王甫張讓等及侍中許相並爲列
侯節等官官祐薄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

邪傲寵放毒人物疾妒忠良有趙高之禍

未被輾裂之誅

趙高拍鹿為馬而殺胡亥輾裂以車裂也

掩朝廷

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

開國承家小人是用

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又并及家

人重金兼紫

金印紫綬重兼言累積也

相繼為蕃輔受國

重恩不念爾祖述脩厥德

詩大雅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聿述

也而交結邪黨下比羣佞陛下或其瑣才

瑣小也

特蒙恩澤又授位乖越賢才不升素

餐私倖必加榮擢陰陽乖刺稼穡荒蔬

鄭玄

注周禮云蔬草有實者

人用不康罔不由茲臣誠知封

事已行言之無逮所以冒死干觸陳愚忠

者實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臣又聞

後宮綵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

比穀雖賤而戶有飢色案法當貴而今更

賤者由賦發繁數以解縣官

縣官調發既多故賤糶穀以供

之寒不敢衣飢不敢食民有斯危而莫之

卹宮女無用填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

桑猶不能供昔楚女悲愁則西宮政災

公羊

傳曰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何休注云是時僖公爲齊桓公所脅以齊媵爲嫡楚女廢居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所生也況終年積聚豈無憂怨乎夫天生

蒸民立君以牧之君道得則民戴之如父

母仰之猶日月

左傳師曠對晉侯曰君養人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人奉其君愛

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天生人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其性也雖

時有征稅猶望其仁恩之惠易曰悅以使

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

易兌卦彖辭

儲

君副主宜諷誦斯言南面當國宜履行其

事

易曰聖人南面嚮明而化杜預注左傳曰當國執政也

又承詔書當於

河間故國起解瀆之館陛下龍飛即位雖從藩國然既處九天之高豈宜有顧戀之

意楚辭曰圓則九重孰營度之圓謂天也且河間疏遠解瀆邇

絕而當勞民單力未見其便又今外戚四

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

館舍凡有萬數樓閣連接丹青素堊郭璞注山

海經曰堊似土白色音惡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踰制

奢麗過禮競相放效莫肯矯拂矯正也拂戾也音扶弗反

穀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尸子曰尸子

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鞅謀計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恐并誅乃亡逃入蜀作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也君如杆民如水杆方

則水方杆圓則水圓

杆梲屬也音于字亦作孟

上之化下

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敝至使禽獸食民之甘木土衣民之帛

昔師曠諫晉平公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

池有弃酒士有渴死廐馬秣粟民有飢色

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

說苑谷犯諫晉

文公之辭也

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

而令中常侍曹節王甫等以詔書喻旨邕
不敢懷道迷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
呵豎宦陛下不密其言至今宣露羣邪項

領膏脣拭舌

毛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注云項大也四牡者人所駕今但養大

其領不肯爲用諭大目自恣王不能使也膏脣拭舌謂欲讒毀故也競欲咀嚼造作

飛條

飛條飛書也

陛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室

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羣臣

皆以邕爲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劔客之

害

謂蔡邕徙朔方時陽球使刺客追刺邕也

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

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

髮服戎功成皓首

垂髮謂童子也

歷事二主

謂桓帝靈帝也

勲烈獨昭陛下既已式序位登台司而爲

司隸校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既斃而妻

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授

任反類家屬則忠貞路開衆怨以弭矣帝

知其忠而不能用時帝多猜私臧收天下

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爲導行費

中署內署也導引也貢獻外別有所入以爲所獻希之導引也

強上疏諫曰天

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

萬物稟
陽而生

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斂諸郡
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
臧中廩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
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
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
姑息自此而進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
有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

咨謀
也

受試任用責以成功若無可察然後付之

尚書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
誅罰今但任尚書或復勅用如是三公得
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
肯空自苦勞乎夫立言無顯過之咎明鏡
無見疵之尤如惡立言以記過則不當學
也不欲明鏡之見疵則不當照也

韓子曰古人之目短

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規故以道正己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惡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疵與疵同也

願陛下詳思臣言不以記過

見疵爲責書奏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

帝問強所宜施行強欲先誅左右貪濁者
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納之
乃先赦黨人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

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中常侍趙忠

夏惲等遂共搆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

讀霍光傳

言其欲謀廢立也

強兄弟所在並皆貪穢

帝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聞帝召怒
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
獄吏乎遂自殺忠惲復譖曰強見召未知

所問而就外草自屏有茲明審

外草自屏謂在外野草中

自殺也遂收捕宗親沒入財產焉時官者濟

陰丁肅下邳徐衍南陽郭耽汝陽李巡北

海趙祐等五人稱爲清忠皆在里巷不爭

威權巡以爲諸博士試甲乙科爭弟高下

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

合其私文者乃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

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

一定爭者用息趙祐博學多覽著作校書

諸儒稱之又小黃門甘陵吳伉善爲風角博達有奉公稱知不得用常託病還寺舍從容養志云

張讓者潁川人趙忠者安平人也少皆給事省中桓帝時爲小黃門忠以與誅梁冀功封都鄉侯

與音預

延熹八年黜爲關中侯

食本縣租千斛靈帝時讓忠並遷中常侍封列侯與曹節王甫等相爲表裏節死後忠領大長秋讓有監奴典任家事交通貨

賂威形誼赫扶風人孟佗

佗音駝

資產饒贍

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奴咸德之

問佗曰君何所欲力能辦也曰吾望汝曹

為我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恒數百

千兩佗時詎讓後至不得進監奴乃率諸

倉頭迎拜於路遂共輦車入門賓客咸驚

謂佗善於讓皆爭以珍玩賂之佗分以遺

讓讓大喜遂以佗為涼州刺史

三輔決錄注曰佗字伯郎

以蒲陶酒一斗遺讓讓即拜佗為涼州刺史

是時讓忠及夏惲郭勝

孫璋畢嵐栗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曄宋典
十二人皆爲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兄子弟
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爲人蠹害黃巾旣作
盜賊糜沸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張
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人所以樂附之者
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
客典據州郡辜摧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
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爲盜賊宜斬
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又遣使者布

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天子以
鈞章示讓等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洛
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
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
固當有一人善者不鈞復重上猶如前章
輒寢不報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爲張角道
者御史承讓等旨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
掠死獄中而讓等實多與張角交通後中
常侍封諂徐奏事獨發覺坐誅帝因怒詰

讓等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爲可斬未皆叩頭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覽所爲帝乃止明年南宮災讓忠等說帝令斂天下田畝稅十錢以修宮室發太原河東狄道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師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強折賤買十分雇雇謂疇其價也因復貨之於官官復不爲即受材木遂至腐積宮室連

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凡

詔所徵求皆令西園騶密約勅騶養馬人號曰

中使恐動州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

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

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

園諧價然後得去諧謂平論定其價也有錢不畢者或

至自殺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

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

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爲民父母而反

割剥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
行至孟津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古今禍敗
之戒即吞藥自殺書奏帝爲暫絕修宮錢
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仍
積其中

也 仍滿

又還河間買田宅起第觀帝

本族家宿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
爲私藏復藏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
常云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官官
得志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帝常

登永安候臺

永安官也

官官恐其望見居處乃

使中大人尚但諫曰

尚姓但名

天子不當登高

登高則百姓虛散自是不敢復升臺榭

春秋

潛潭巴曰天子無高臺榭高臺榭則下畔之蓋因此以誑帝也

明年遂使鉤盾

令宋典繕修南宮玉堂又使掖庭令畢嵐

鑄銅人四列於倉龍玄武闕

倉龍東闕玄武北闕

又鑄

四鐘皆受二千斛縣於玉堂及雲臺殿前

又鑄天祿蝦蟇吐水於平門外橋東轉水

入宮又作翻車渴烏

翻車設機車以引水渴烏為曲筒以氣引水上也

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以省百姓灑道
之費又鑄四出文錢錢皆四道識者竊言
侈虐已甚刑象非見此錢成必四道而去
及京師大亂錢果流布四海復以忠爲車
騎將軍百餘日罷六年帝崩中軍校尉袁
紹說大將軍何進令誅中官以悅天下謀
泄讓忠等因進入省遂共殺進而紹勒兵
斬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讓等數十人
劫質天子走河上追急讓等悲哭辭曰臣

等殄滅天下亂矣惟陛下自愛皆投河而死

論曰自古喪大業絕宗禋者其所漸有由

矣三世以嬖色取禍

夏以末嬉殷以妲己周以褒姒

嬴氏以

奢虐致災

秦始皇嬴姓也

西京自外戚失祚東都緣

閹尹傾國成敗之來先史商之久矣

商謂商略

至於釁起官夫其略猶或可言何者刑餘

之醜理謝全生聲榮無暉於門閥肌膚莫

傳於來體推情未鑒其敝即事易以取信

加漸染朝事頗識典物故少王憑謹之

庸女君資出內之命顧訪無猜憚之心恩

狎有可悅之色亦有忠厚平端懷術糾邪

謂呂強也或敏才給對飾巧亂實若良賀對順帝不舉人也或

借譽貞良先時薦譽曹騰進邊韶延固等也非直苟恣

凶德止於暴橫而已然真邪並行情貌相

越越違也謂貌雖似忠而情實姦邪故能回惑昏幼迷瞶視

聽蓋亦有其理焉音茂詐利既滋朋徒

日廣直臣抗議必漏先言之間謂蔡邕對詔王甫曹節

觀之乃宣布於外而邕下獄也至戚發憤方啓專奪之隙謂

武謀誅官者反為官者所殺也斯忠賢所以智屈杜稷故其

為墟易曰履霜堅冰至云所從來久矣今

迹其所以亦豈一朝一夕哉易曰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

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言初履霜而堅冰至者以喻物漸而至大也

贊曰任失無小過用則違況乃巷職遠參

天機毛詩曰寺人巷伯作為此詩巷職即寺人之職也舞文巧態作惠作

威凶家害國夫豈異歸尚書曰臣無作威作福臣有作威作福其害

而家凶于而國又曰惡不同同歸於亂

後漢列傳卷第六十八

列傳卷第六十九

儒林上

范曄後漢書七十九

唐章懷太子賢注

劉昆

注丹

任安

楊政

張興

戴憑

孫期

歐陽歎

牟長

宋登

張馴

尹敏

周防

孔僖

楊倫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
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
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

禮記曰
武王克

殷反商未及下車而
封黃帝之後於薊

先是四方學士多懷協圖

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
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栢榮之
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
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

夏侯詩齊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

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修

起太學稽式古典籩豆干戚之容備之於

列籩豆禮器也竹謂之籩木謂之豆干盾也戚鉞也舞者所執服方領習矩

步者委它乎其中方領直領也委它行貌也委音於危反它音以支反中

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

子始冠通天徐廣輿服雜注曰天子朝冠通天冠高九寸黑介幘金薄山所常服也

衣日月續漢志曰乘輿備文日月星辰也備法物之駕胡廣漢制度曰

天子出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驂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法駕公不

在國簿唯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侍中驂乘奉
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小駕太僕奉駕侍御史整車
騎也盛清道之儀漢官曰清道以旄頭為前驅也坐明堂而朝

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

雲物解見明紀

袒割辟雍

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

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園

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

漢官儀曰辟雍四門外有水以節觀

者門外皆有橋觀者水外故去園橋門也園遶也

其後復為功臣子孫

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

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

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
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
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

石渠
見章

紀顧命史臣著爲通義

即白武
通議是

又詔高才

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

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所

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孝和亦數幸東觀

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

徐防並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

於是制詔公卿妙簡其選三署郎能通經

術者皆得察舉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

士倚席不講

禮記曰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又曰若非飲食之客則布

席席間函文注云謂講問客也倚席言不施講坐也

朋徒相視怠散學舍

積敝鞠爲園蔬

詩小雅曰鞠爲茂草注云鞠窮也

牧兒蕘賢

至於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脩

黌宇

說文曰黌學也黌與橫同

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

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

之科負各十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

本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

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

之以此爲常

漢官儀曰春三月秋九月習鄉射禮禮生皆使太學學生

自是

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踈而多

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黨人旣誅

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

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奏書經字以

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

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

相參檢樹之學門

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書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

程邈所獻也主於徒隸從簡易也謝承書曰碑立大學門外瓦屋覆之四面欄障開門於南河南郡設使卒視之揚龍驤洛陽記載朱超石與兄書云石經文都似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

使天

下咸取則焉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祕

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及

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

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

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乃制為

滕囊

滕亦滕也音徒恒反說文曰滕囊也

及王允所收而西者

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弃其半矣後長
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東京學者
猥衆難以詳載今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
以爲儒林篇其自有列傳者則不兼書若
師資所承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也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也故因曰師資宜
標名爲證者乃著之云

前書云田何傳易授丁寬

前書寬字子襄

丁寬授

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讎東海孟喜琅邪

梁丘賀

前書讎字長卿喜字長卿賀字長翁

由是易有施孟梁

丘之學又東郡京房受易於梁國焦延壽

前書延壽名贛

別為京氏學又有東萊費直

前書直字長翁

傳易授琅邪王橫為費氏學

前書橫作璜字平仲

本以

古字號古文易又沛人高相傳易授子康

及蘭陵母將永為高氏學

母將姓也母讀曰無

施孟梁

丘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費高二家未得立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

東昏屬陳留郡東緡屬山陽郡諸本

作緡者誤

梁孝王之弟也少習容禮

容儀也前書魯徐生善為

容孝文時以容為禮官大夫

平帝時受施氏易於沛人戴

賓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

劉向別錄曰雅琴之意事皆出龍德

諸琴雜事中前書藝文志曰雅琴龍氏名德趙氏名定韓子曰師曠對晉平公曰昔黃帝合鬼神駕象車交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埽雨師灑道作為清角今君德薄不足以聽之

王莽世

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

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為俎豆桑弧蒿矢以

射菟首

詩小雅瓠葉詩序曰刺幽王弃禮而不能行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詩曰

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有菟斯首魚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昆懼禮之廢故引以瓠葉為俎實射則歌菟首之詩而為節也

每有行禮縣宰輒率吏

屬而觀之王莽以昆多聚徒眾私行大禮

有僭上心乃繫昆及家屬於外黃獄尋
敗得免既而天下大亂昆避難河南負犢

山中

郡國志河南
郡有負犢山

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遂

逃教授於江陵光武聞之即除爲江陵令

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

止風飭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守先是

崑黽驛道多虎灾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

仁化大行虎皆負子彥河帝聞而異之二

十二年徵代杜林爲光祿勳詔問昆曰前

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度河行
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
笑其質訥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
書諸策乃令入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
十餘人二十七年拜騎都尉三十年以老
乞骸骨詔賜洛陽第舍以千石祿終其身
中元二年卒子軼字君文傳昆業門徒亦
盛永平中爲太子中庶子建初中稍遷宗
正卒官遂世掌宗正焉

注丹字子玉

風俗通注音圭

南陽育陽人也世傳孟

氏易王莽時常避世教授專志不仕徒衆

數百人建武初爲博士稍遷十一年爲大

鴻臚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注君通丹學義

研深易家宗之稱爲大儒十七年卒於官

年七十時中山鮎陽鴻字孟孫

姓鮎陽名鴻也鮎音胡瓦

反其字從角字或作鮎從魚者音胡佳反

亦以孟氏易教授有名稱

永平中爲少府

任安字定祖廣漢綿竹人也少遊太學受

孟氏易兼通數經又從同郡楊厚學圖讖
究極其術時人稱曰欲知仲栢問任安又
曰居今行古任定祖學終還家教授諸生
自遠而至初仕州郡後太尉再辟除博士
公車徵皆稱疾不就州牧劉焉表薦之時
王塗隔塞詔命竟不至年七十九建安七
年卒于家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也少好學從代郡范
升受梁丘易善說經書京師爲之語曰說

經鏗鏗楊子行教授數百人范升嘗爲出
婦所告坐繫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
子潛伏道傍候車駕而持章叩頭大言曰
范升三娶唯有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
武騎虎賁懼驚乘輿舉弓射之猶不肯去
旄頭又以戟叉政傷胷政猶不退哀泣辭
請有感帝心詔曰乞楊生師乞讀曰氣即尺一
出升政由是顯名爲人嗜酒不拘小節果
敢自矜然篤於義時帝壻梁松皇后弟陰

就皆慕其聲名而請與交友政每共言論
常切瑳懇至不爲屈撓嘗詣楊虛侯馬武
武難見政稱疾不爲起政入戶徑升牀排
武把臂責之曰卿蒙國恩備位藩輔不思
求賢以報殊寵而驕天下英俊此非養身
之道也今日動者刀入脅武諸子及左右
皆大驚以爲見劫操兵滿側政顏色自若
會陰就至責數武令爲交友其剛果任情
皆如此也建初中官至左中郎將

張興字君上潁川鄢陵人也習梁丘易以
教授建武中舉孝廉爲郎謝病去復歸聚
徒後辟司徒馮勤府勤舉爲孝廉稍遷博
士永平初遷侍中祭酒十年拜太子少傅
顯宗數訪問經術旣而聲稱著聞弟子自
遠至者著錄且萬人爲梁丘家宗著於
籍錄十
四年卒於官子魴傳興業位至張掖屬國
都尉

戴憑字次仲汝南平輿人也習京氏易年

十六郡舉明經徵試博士拜郎中時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馮憑獨立光武問其意憑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即召上殿令與諸儒難說憑多所解釋帝善之拜爲侍中數進見問得失帝謂憑曰侍中當匡補國政勿有隱情憑對曰陛下嚴帝曰朕何用嚴憑曰伏見前太尉西曹掾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下納膚受之訴遂致禁錮

論語孔子曰膚

受之訴注云謂受人之訴辭
皮膚之不深知其情核也

世以是爲嚴帝怒

曰汝南子欲復黨乎憑出自繫廷尉有詔

勅出後復引見憑謝曰臣無蹇諤之節而

有狂瞽之言不能以尸伏諫

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

且死謂其子曰我數知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側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於君君乃召蘧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

偷

生苟活誠慙聖朝帝即勅尚書解遵禁錮

拜憑虎賁中郎將以侍中兼領之正旦朝

賀百僚畢會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

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
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爲之語曰解經不窮
戴侍中在職十八年卒於官詔賜東園梓
器錢二十萬時南陽魏滿字叔牙亦習京
氏易教授永平中至弘農太守

孫期字仲或濟陰成武人也少爲諸生習
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
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
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

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吏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於家建武中范滂傳孟氏易以授揚政而陳元鄭衆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爲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

前書云濟南伏生

名勝

傳尚書授濟南張生

及千乘歐陽生

前書字和伯

歐陽生授同郡兒

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曾孫歐

陽高

高字子陽

爲尚書歐陽氏學張生授夏侯

都尉

都尉名

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

勝爲大夏侯氏學勝傳從兄子建建別爲

小夏侯氏學三家皆立博士又魯人孔安

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

姓都尉名朝

朝授膠

東庸譚爲尚書古文學未得立

歐陽歙字王思樂安千乘人也自歐陽生

傳伏生尚書至歙八世皆爲博士歙旣傳

業而恭謙好禮讓王莽時爲長社宰

長社今許

州縣也

更始立爲原武令世祖平河北到原

武見歆在縣脩政遷河南都尉後行太守

事世祖即位始爲河南尹封被陽侯

被陽故城

在今淄州高苑縣西南

建武五年坐事免官明年拜楊

州牧遷汝南太守推用賢俊政稱異迹九

年更封夜侯

夜今萊州掖縣

歆在郡教授數百人

視事九歲徵爲大司徒坐在汝南臧罪千

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爲歆求哀者千

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聞

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內獲嘉縣自繫
上書求代歎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
歎學爲儒宗八世博士而以臧咎當伏重
辜歎門單子幼未能傳學身死之後永爲
廢絕上令陛下獲殺賢之譏下使學者喪
師資之益乞殺臣身以代歎命書奏而歎
已死獄中

謝承書曰震字仲威光武嘉其仁義拜
震郎中後以公事左遷淮陽王廐長

歎掾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帝乃賜
棺木贈印綬賻縑三千匹子復嗣復卒無

子國除濟陰

曹曾字伯山從歛受尚書門徒三千人位至諫議大夫子祉河南尹傳父業教授又陳留陳弇字叔明亦受歐陽尚書於司徒

丁鴻仕爲蘄長

續漢書曰弇以尚書教授躬自耕種常有黃雀飛來隨弇翱翔

牟長字君高樂安臨濟人也其先封牟春

秋之末國滅因氏焉長少習歐陽尚書不

仕王莽世建武二年大司空弘

宋弘也

特辟

拜博士稍遷河內太守坐墾田不實免長

自爲博士及在河內諸生講學者常有千
餘人著錄前後萬人著尚書章句皆本之
歐陽氏俗號爲牟氏章句復徵爲中散大
夫賜告一歲卒於家子紆又以隱居教授
門生千人肅宗聞而徵之欲以爲博士道

物故

在路死也案魏臺訪問物故之義高堂隆合
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死者無復所

能於
事也

宋登字叔陽京兆長安人也父由爲太尉
登少傳歐陽尚書教授數千人爲汝陰令

政爲明能號稱神父遷趙相入爲尚書僕射順帝以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太學奏定典律轉拜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臣由是出爲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病免卒于家汝陰人配杜祠之

張馴字子雋濟陰定陶人也少遊太學能誦春秋左氏傳以大夏侯尚書教授辟公府舉高第拜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子擢拜侍中典領祕書近署甚見納異

因便宜陳政得失朝廷嘉之遷丹陽太守
化有惠政光和七年徵拜尚書遷大司農
初平中卒於官

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也

堵音者

少爲諸

生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兼善毛詩穀
梁左氏春秋建武二年上疏陳洪範消災
之術時世祖方草創天下未遑其事命敏
待詔公車拜郎中辟大司空府帝以敏博
通經記令校圖讖使蠲去崔發所爲王莽

著錄次比

前書王莽居攝三年廣饒侯劉京車騎將軍千人扈雲太保屬臧鴻奏符命京

言齊郡新井雲言巴郡石牛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十一月甲子莽上奏太后曰巴郡石牛雍石文皆到未央宮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章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承天命用神說騎都尉崔發等視說其後莽封發爲說符侯

敏對曰識書

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敏因其闕文增之曰君無口爲漢輔帝見而怪之召敏問其故敏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竊幸萬一帝深非之雖竟不罪而亦以

此沈滯與班彪親善每相遇輒曰盱忘食

夜分不寢

盱晚也

自以為鍾期伯牙莊周惠

施之相得也

說苑曰伯牙子鼓琴其友鍾子期聽之志在於山水子期皆知之子

期死伯牙舛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墁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惠子之死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堊墁有泥墁之也堊音於各反墁音莫干反蠅翼薄也

後三遷長陵令永平五年

詔書捕男子周慮慮素有名稱而善於敏敏坐繫免官及出歎曰瘖聾之徒真世之

有道者也何謂察察而遇斯患乎十一年
除郎中遷諫議大夫卒於家

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也父揚少孤微

常脩逆旅

杜預注左傳曰
逆旅客舍也

以供過客而不受

其報防年十六仕郡小吏世祖巡狩汝南

召掾史試經防尤能誦讀拜爲守丞防以

未冠謁去

禮男子二十而冠自以年
未成人故請去謁請也

師事徐州

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經明舉孝廉拜郎

中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太尉

張禹薦補博士稍遷陳留太守坐法免年七十八卒於家子舉自有傳

孔僖字仲和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曾祖父子建少遊長安

與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爲建新大尹莽改

千乘國曰建信又改曰建新郡守曰大尹嘗勸子建仕對曰吾有布

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

乎道旣乖矣請從此辭遂歸終於家僖與

崔篆孫駟復相友善同遊太學習春秋因

讀吳王夫差時事僖廢書歎曰若是所謂

畫龍不成反爲狗者

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今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後句踐滅吳吳王曰吾悔不用子胥之言遂自剄死

駟曰然昔孝武皇帝始爲

天子年方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

年間號勝文景

前書武帝年十七即位即位一年議立明堂安車蒲輪徵魯申

公六年舉賢良班固贊曰以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人雖詩書所稱何以加茲也

及後恣已忘其前之爲善

謂武帝末年好神仙祭祀之事征伐

四夷連兵三十餘年又信巫蠱天下戶口減半人相食筭及舟車官賣鹽鐵也

僖曰書傳

若此多矣鄰房生梁郁僂和之曰

僂謂不與之言而傍

對也禮記曰無僂言僂音仕鑒反

如此武帝亦是狗邪僂駟

默然不對郁怒恨之陰上書告駟僂誹謗

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駟誼吏受訛僂

以吏捕方至恐誅乃上書肅宗自訟曰臣

之愚意以爲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

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

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爲直說書傳實事非

虛謗也夫帝者爲善則天下之善咸歸焉

其不善則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以致

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

誅責也

且陛下即位

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

言政教未
有過失也

天下

所具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

則固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

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爲計徒肆私忿

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之

人必回視易慮以此事關陛下心自今以

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臣之所

以不愛其死猶敢極言者誠爲陛下深惜此大業陛下若不自惜則臣何賴焉齊桓

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

國語曰魯莊公束縛管仲

以與齊桓公公親迎於郊而與之坐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爲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不埽除社稷不血食敢問爲此若何管子曰昔者聖王之理天下定人之居成人之事而慎用其六柄焉四人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詭其事易也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陛下

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

淵聖御名

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精銜恨蒙枉

不得自叙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所方
比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
重誅帝始亦無罪僖等意及書奏立詔勿
問拜僖蘭臺令史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
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

弟子

案史記達者七十二人

作六代之樂

黃帝曰雲門堯曰咸池舜曰大

韶禹曰大夏湯曰大護周曰大武

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

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僖因自陳謝帝曰
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

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
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
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
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損及
孔氏男女錢帛詔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
觀冬拜臨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

崔篆所作
易林也

謂爲不吉止僖曰子盍辭乎僖曰學不爲
人仕不擇官凶吉由已而由卜乎在縣三
年卒官遺令即葬二子長彥季彥並十餘

歲蒲坂令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今載柩而歸則違父令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華陰長彥好章句學季彥守其家業門徒數百人延光元年河西大雨雹大者如斗安帝詔有道術之士極陳變眚乃召季彥見於德陽殿帝親問其故對曰此皆陰乘陽之徵也今貴臣擅權母后黨盛陛下宜脩聖德慮此二者帝默然左右皆惡之舉孝廉不就三年年四十七終於家初平帝

時王莽秉政乃封孔子後孔均爲褒成侯
追謚孔子爲褒成宣尼及莽敗失國建武
十三年世祖復封均子志爲褒成侯志卒
子損嗣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損卒子曜
嗣曜卒子宇嗣世世相傳至獻帝初國絕
臣賢案獻帝後至魏封孔子二十一葉孫羨爲崇聖
侯晉封二十三葉孫震爲奉聖亭侯後魏封二十七
葉孫乘爲崇聖大夫太和十九年孝文幸魯親祠孔
子廟又改封二十八葉孫珍爲崇聖侯北齊改封三
十一葉孫爲恭聖侯周武帝平齊改封鄒國公隋文
帝仍舊封鄒國公隋煬帝改封爲紹聖侯貞觀十一
年封夫子裔孫子德倫
爲褒聖侯倫今見存

揚倫字仲理陳留東昏人也少爲諸生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尚書爲郡文學掾更歷數將志乖於時以不能人間事遂去職不復應州郡命講授於大澤中弟子至千餘人元初中郡禮請三府並辟公車徵皆辭疾不就後特徵博士爲清河王傳是歲安帝崩倫輒奔官奔喪號泣闕下不絕聲閭太后以其專擅去職坐抵罪順帝即位詔免倫刑遂留行喪于恭陵服闋徵拜侍

中是時邵陵令任嘉在職貪穢因遷武威
太守後有司奏嘉臧罪千萬徵考廷尉其
所牽染將相大臣百有餘人倫乃上書曰
臣聞春秋誅惡及本本誅則惡消振裘持
領領正則毛理今任嘉所坐狼藉未受辜
戮猥以垢身改典大郡自非案坐舉者無
以禁絕茲萌往者湖陸令張疊蕭令駟賢
徐州刺史劉福等釁穢旣章咸伏其誅而
犴狼之吏至今不絕者豈非本舉之主不

加之罪乎昔齊威之霸殺姦臣五人并及

舉者以弭謗讜當斷不斷黃石所戒

黃石公三

略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夫聖王所以聽僮夫匹婦之言

者猶塵加嵩岱霧集淮海雖未有益不為

損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奏御有司以倫言

切直辭不遜順下之尚書奏倫探知密事

激以求直坐不敬結鬼薪

結正其罪也鬼薪取薪以給宗廟三

歲刑也

詔書以倫數進忠言特原之免歸田

里陽嘉二年徵拜太中大夫大將軍梁商

以爲長史諫諍不合出補常山王傳病不

之官詔書勅司隸催促發遣倫乃留河內

朝歌以疾自上曰有留死一尺無北行一

寸刎頸不易九裂不恨裂死也楚詞曰雖九死其猶未悔也匹

夫所執彊於三軍論語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固敢有辭

帝乃下詔曰倫出幽升高詩曰出于幽谷升于喬木寵以

藩傳稽留王命擅止道路託疾自從苟肆

狷志狷狂狷也音絹遂徵詣廷尉有詔原罪倫前

後三徵皆以直諫不合既歸閉門講授自

絕人事公車復徵遜遁不行卒於家

遁也

中興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
習小夏侯尚書沛國栢榮習歐陽尚書榮
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扶風杜林傳古文
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
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

後漢書列傳卷第六十九上